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叢刊

古樂書佚文輯注

輯注者吉聯抗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叢刊
古樂書佚文輯注
輯注者吉聯抗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叢刊

古樂書佚文輯注

輯注者　吉聯抗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叢刊

古樂書佚文輯注

輯注者　吉聯抗

*

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經銷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32開　50千字　3.25印張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035冊

ISBN 7-103-00666-0/J·667　定價：2.00圓

總的說明

我國古代文獻十分浩瀚。但在歷史的流變中，失傳的也不少。古樂書方面亦然如此。宋代郭茂倩編撰的樂府詩集一百卷，在其題解中廣泛徵引的各種古樂書，大都是原書已經失傳，却是研究我國音樂歷史的重要材料。現在把它們抄輯下來，以便于閱讀研究而省翻檢之勞，並可見原書的一斑。

抄輯所據是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的點校本樂府詩集，同時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景印汲古閣本對核。輯文除注明某卷某題外，並在括號内注明點校本的頁次，以便必要時檢核原書。輯文中的標點符號，一般依點校本，但亦時有按個人理解重行釐定的(見後文)，同時訂正了點校本中的個別誤字，不一一注明。爲了幫助理解，在必要和可能的情況下加以注釋。其中，有些是個人的看法，謹供參考。

輯佚書自應每書立目，古今樂録就是這麽辦的。但有些佚書輯得的文字不多，便以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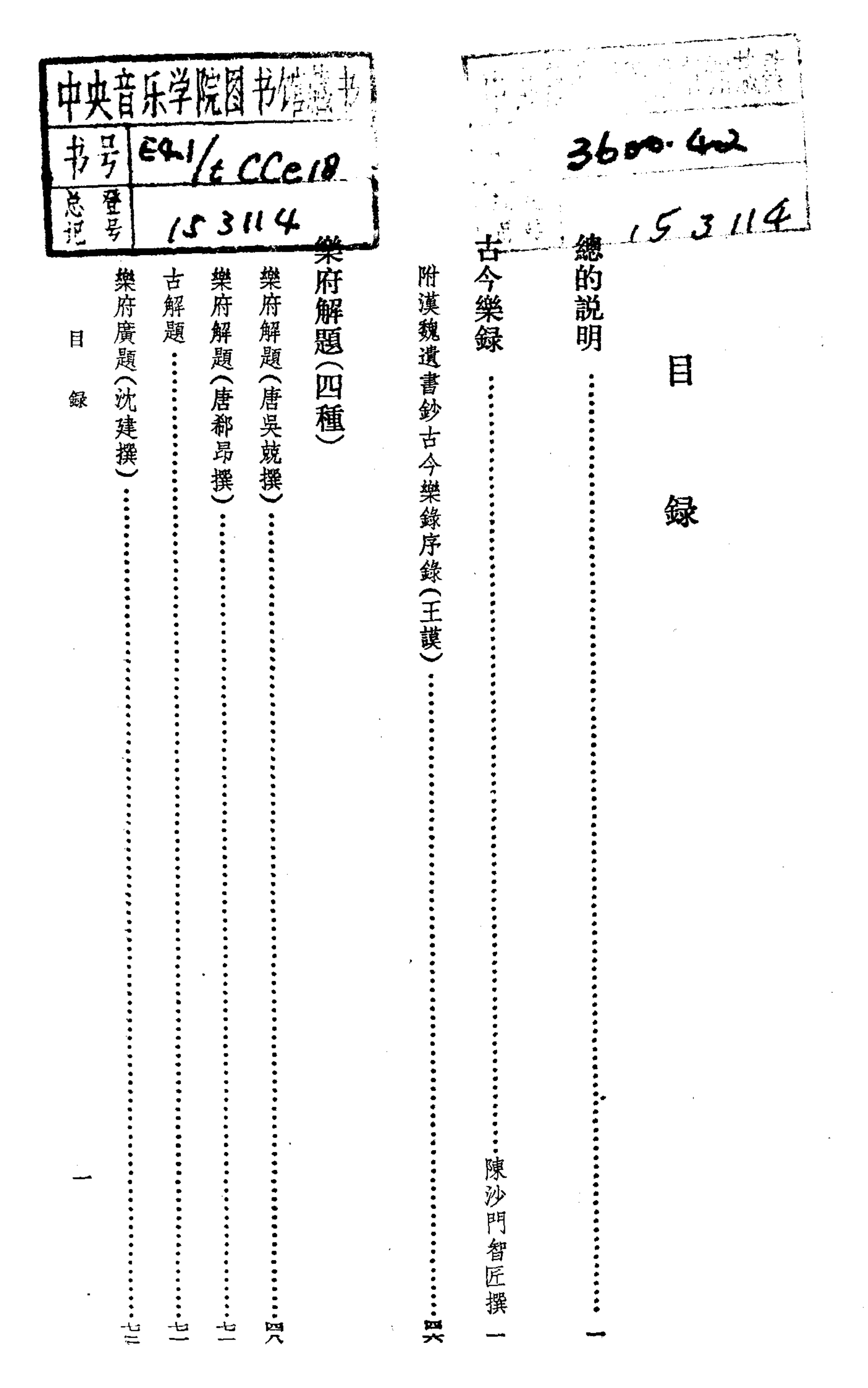
相歸立目，免得瑣碎。一書或一類的說明，只是介紹一些有關的基本情況。

最后，尚有兩點需要說明：

一、所輯古今樂録的佚文，有兩條不從點校本。其一：點校本三六三頁所引，在「把骨無人收」後，「按」字下尚有二百餘字，但均屬唐書樂志文字，當屬標點有誤，故不再輯入（見本書第十頁）。其二：點校本四二五頁引號至「傳之至今」止，下「王僧虔技録」云云，另標單引號，其實技録早佚，這些文字是保存在古今樂録之中的，因此必須輯入。

二、現存古樂書，在流傳過程中可能也有些文字散佚，却保存在樂府詩集的題解中。如像點校本一一二九頁長命女引樂府雜録曰：「大曆中，嘗有樂工自造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增損節奏，頗有新聲。」卽不見于現存樂府雜録，因不屬於全書失傳的古樂書，均未輯録。

本書原稿筆誤頗多，承許在揚同志一一糾正，實深感激。想仍不免有錯誤和不足之處，敬希讀者指正！



目録

琴論琴書（七種）

樂苑（外二種）

古今樂録

陳沙門智匠撰

【説明】南北朝末葉南朝陳(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的和尚智匠所撰古今樂録，記述了許多從漢到陳的樂曲材料和音樂方面的其他傳聞。其中，由於它的引用因而得以保存下來的南北朝初期張永所撰元嘉正聲技録和王僧虔所撰大明三年宴樂技録的文字，是清商樂的重要史料，歷來受到重視。

古今樂録在隋書和新、舊唐書的經籍志、藝文志中均有著録，大約在北宋以後失傳，只是憑藉着樂府詩集中大量引用它的文字，作爲樂曲題解的內容，它的部分文字才得以存了下來。

古今樂録的輯佚書，清代中葉早已出現過，一種在王謨的漢魏遺書鈔之中，刊印於嘉慶五年（公元一八〇〇年。見該書張敦仁序）；一種在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之中，大約刊印於道光年間（公元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年）。前者主要從樂府詩集中抄輯，另從各種類書中輯録了若干條。但輯自樂府詩集的，只起自相和歌詞(卷二十六)，這以前的均未輯入，少了五十多條，後面也有短缺，因此並未輯全。後者大約是爲了同王謨立異吧，完全不輯樂府詩集中的文字，專據各種類書（太平御覽、

初學記、事類賦等）以及文選李善注和路史後記等輯抄，因此有關樂曲的文字只有幾條，其中，「許由」「周文王」「拘羑里」「莊子」等條，又與今本平津館叢書・琴操的有關文字雷同。

現在專從樂府詩集中輯録，把有關樂曲的材料輯全，不再從各種類書中抄輯，既免有關樂曲的材料重復，也免得龐雜。

漢魏遺書鈔中關於古今樂録的序録一篇摘附於後，供作參考。

梁何佟之、周捨等議，以爲周禮牲出入奏昭夏，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牲出入更奏引牲樂，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宗之靈，宋季之失禮也。

卷九郊廟歌辭九齊太廟樂歌（一二三頁）

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卷十三燕射歌辭一晉四廂樂歌（一八四頁）

按：周禮云：「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肆夏本施之於賓，帝王出入則不應奏肆夏也。

卷十四燕射歌辭二宋四廂樂歌（一九五頁）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

曰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高臺，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務成、玄雲、黃爵、釣竿，亦漢曲也，其辭亡。或云：漢鐃歌二十一〔一〕，無釣竿。擁離亦曰翁離。

卷十六鼓吹曲辭一漢鐃歌（二二五頁）

〔一〕即前面的十八曲加釣竿前的三曲。按「二十一」後當有「曲」字。

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一〕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

同上，上陵（二二八頁）

〔一〕「食舉」即食舉樂，原指帝王（活人）就食時演奏的音樂。「宗廟食舉」則是祭祀祖先（死人）時演奏的音樂。

漢太樂〔一〕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

同上，遠如期（二三二頁）

〔一〕「太樂」，主管音樂的機構和職官。

梁三朝樂〔一〕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作雉子斑曲引去來〔二〕。

卷十八鼓吹曲辭三雉子班（二五八頁）

〔一〕「三朝」即元旦的早晨，所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歷代王朝都在這時舉行「元旦大會」，朝見皇帝後表演各種節目。

〔三〕「辟邪伎」是一種散樂百戲的節目。它表演的開始和結束都由鼓吹奏雉子斑曲。

炎精缺者，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當漢朱鷺。〔一〕

同上，炎精缺（二六九頁）

〔一〕這是講漢的朱鷺在三國的吳改名炎精缺，用以歌頌孫堅。以下同類情況不再注。

漢之季者，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内也。當漢思悲翁。

同上，漢之季（二七〇頁）

攄武師者，言孫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當漢艾如張。

同上，攄武師（同上）

伐烏林者，言魏武〔一〕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争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當漢上之回。

同上，伐烏林（同上）

〔一〕「魏武」，魏武帝的簡稱，指曹操。

秋風者，言孫權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也。當漢擁離。

同上，秋風（二七一頁）

〔一〕「悦以使民」，用懷柔的手段欺騙老百姓。

克皖城者，言魏武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當漢

戰城南。　同上，克晥城（同上）

關背德者，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心懷不軌，孫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當漢巫山高。　同上，關背德（二七二頁）

通荆門者，言孫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釁，戎蠻樂亂，生變作患，蜀疑其眩，吳惡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當漢上陵。　同上，通荆門（同上）

章洪德者，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當漢將進酒。　同上，章洪德（二七三頁）

從曆數者，言孫權從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當漢有所思。　同上，從曆數（同上）

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當漢芳樹。　同上，承天命（二七四頁）

玄化者，言上〔一〕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當漢上邪。　同上，玄化（同上）

〔一〕本條和上條的「上」，根據前面的文字，當均指孫權。

靈之祥，言宣皇帝〔一〕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二〕也。

卷十九鼓吹曲辭四晉鼓吹曲靈之祥（二七五頁）

〔一〕司馬懿，在司馬炎簒魏後追封爲晉宣帝。

〔二〕蜀將孟達，降魏後又謀反，爲司馬懿所誅（晉書宣帝紀）。「孟度」即孟達。

宣受命，言宣皇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

同上，宣受命（二七六頁）

征遼東，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也。

同上，征遼東（同上）

言宣皇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

同上，宣輔政（同上）

時運多難，言宣皇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同上，時運多難（二七七頁）

景龍飛，言景帝〔一〕克明威教，賞從夷逆，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

同上，景龍飛（同上）

〔一〕司馬師，在司馬炎簒魏後追封爲晉景帝。

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同上，平玉衡（二七八頁）

文皇統百揆，言文皇帝〔一〕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

同上，文王統百揆（同上）

〔一〕司馬昭，在司馬炎纂魏後追封爲晉文帝。

因時運，言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一〕，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同上，因時運（同上）

〔一〕甘露二年（公元二五七年），諸葛誕聯合東吴反魏，次年爲司馬昭所破（晉書文帝紀）。「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卽指此事。

惟庸蜀，言文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

同上，惟庸蜀（二七九頁）

天序，言聖皇〔一〕應曆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同上，天序（同上）

〔一〕指纂魏做皇帝的司馬炎。

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同上，大晉承運期（同上）

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同上，金靈運（二八〇頁）

於穆我皇，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同上，於穆我皇（同上）

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同上，仲春振旅（二八一頁）

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爲苗除害也。同上，夏苗田（同上）

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同上，仲秋獮田（同上）

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同上，順天道（二八二頁）

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同上，唐堯（同上）

玄雲，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

同上，玄雲（二一八三頁）

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同上，伯益（同上）

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天功，致太平也。

同上，釣竿（二一八四頁）

上邪曲四解〔一〕，晚芝曲九解，漢曲有遠期，疑是也。艾如張三解，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二〕。」

同上，宋〔三〕鼓吹鐃歌三首（二一八五頁）

〔一〕「解」，在歌詞方面意爲段落，在樂曲方面另有解曲（如過門）之意。

〔二〕「致然」，成爲這個樣子。指歌詞不能理解，甚至無法斷句的狀況。

〔三〕這是南北朝東晉以後的劉宋。

紫騮馬古辭〔一〕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裲襠，恒長不忘心。」蓋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

卷二十四橫吹曲辭四紫騮馬（三五二一頁）

〔一〕指漢樂府辭。

梁鼓角橫吹曲〔一〕，有東平劉生歌，疑卽此劉生也。

同上，劉生（三五九頁）

〔一〕參看附録部分橫吹曲。

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一〕。是時樂府胡吹舊曲〔二〕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擒臺、胡遵、利羝女、淳于王、提搦、東平劉生、單迪歷、魯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來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驅樂、紫騮馬、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魏高陽王樂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

卷二十五橫吹曲辭五梁鼓角橫吹曲（三六二頁）

〔一〕這個「歌」只指歌辭，不包括樂曲。

〔二〕「胡吹舊曲」，指由西域各族傳來中原的歌曲。下面列舉的曲名中，有不少曲名意義難明，當屬譯音之故。

企喻歌四曲，或云，後又有二句：「頭毛墮落魄，飛揚百草頭」。最後「男兒可憐蟲」一曲是苻融詩，本云「深山解谷口，把（白）骨無人收」。

同上，企喻歌辭四曲（同上）

瑯琊王歌八曲，或云，「陰涼」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一月，就女覓凍漿」。最後云：「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同上，瑯琊王歌辭（三六四頁）

「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

同上，紫騮馬歌辭（三六五頁）

與前曲不同〔一〕。

同上，紫騮馬歌（同上）

〔一〕可見有兩首不同的紫騮馬歌曲。

思，音相思之思。按：李延年造橫吹曲二十八解，有黃覃子，不知與此〔一〕同否？

同上，黃淡思歌辭（三六六頁）

〔一〕指黃淡思

「側側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後云「不可與力」，或云「各自努力。」

同上，地驅歌樂辭（同上）

與前曲不同〔一〕。

同上，地驅樂歌（三六七頁）

〔一〕可見同名「地驅」的有兩首不同的歌。

樂府有此歌曲，解多於此。　同上，隴頭流水歌辭（三六八頁）

前云無辭，樂工有辭如此。　同上，隔谷歌（同上）

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騧，蓋出於此。　同上，高陽樂人歌（三七一頁）

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　同上，木蘭詩二首（三七三頁）

傖歌〔一〕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　卷二十六相和歌辭一（三七六頁）

〔一〕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均自稱爲中國。南朝稱北朝爲「傖」。這裡的「傖歌」，即北方的歌，下面的「中國」，即南朝。

張永技録〔一〕：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調，東阿王〔二〕辭：門有車馬客引、置酒篇，並晉、宋、齊奏之。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宋唯箜篌引有辭，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三〕。梁具五引，有歌有辭。凡相和，其器有

笙、笛、節歌〔四〕、琴、瑟、琵琶、箏七種。

卷二十六相和歌辭一相和六引（三七七頁）

〔一〕元嘉正聲技録的簡稱。

〔二〕曹植。

〔三〕以上説原有六引，宋以後二引失傳，三引只有歌曲，没有歌辭。

〔四〕「節歌」不成樂器。「歌」應是「鼓」字之誤。「節鼓」，樂器名。

張永元嘉技録：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覲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辭：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帝辭；十五文帝〔一〕辭；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並古辭是也。二曲無辭，覲歌、東門是也。其辭，陌上桑歌瑟調，古辭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覲歌，張録〔二〕云無辭，而武帝有往古篇。東門，張録云無辭，而武帝有陽春篇；或云歌瑟調，古辭東門行「入門悵欲悲」也。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鵾雞二曲亡。

同上，相和曲上（三八二頁）

〔一〕曹丕。

〔二〕張永元嘉正聲技録。下同。

張永元嘉技録云：東光舊但有絃無音，宋識造其聲歌〔一〕。

卷二十七相和歌辭二東光（三九四頁）

〔一〕宋識，晉時的樂人，見宋書樂志。按：「聲歌」，卽前文的「音」，指唱的歌聲，與「絃」相對而言，「絃」指器樂曲。

十五，歌文帝辭。後解歌瑟調「西山一何高」，「彭祖稱七百」篇。

同上，十五（三九五頁）

陌上桑，歌瑟調。古辭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

卷二十八相和歌辭三陌上桑三解（四一〇頁）

張永元嘉技録有吟嘆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嘆，四曰王子喬。大雅吟、王明君、楚妃嘆，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嘆二曲，今無能歌者〔一〕。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四曲闕。

卷二十九相和歌辭四吟嘆曲（四二四頁）

〔一〕「今無能歌者」，不是説没有人能唱，而是説音調已失傳，因此不知怎麽唱。

明君歌舞者，晉太康中季倫〔一〕所作也。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文帝諱〔二〕，故晉人謂之明君。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亦然也。其造新曲，多哀

怨之聲。晉宋以來，明君止以絃隸少許爲上舞[三]而已。梁天監中，斯宣達爲樂府令，與諸樂工以清商兩相間絃[四]爲明君上舞，傳之至今。王僧虔技録[五]云：明君有間絃及契注聲，又有送聲。

同上，王明君（四二五頁）

[一] 石季倫，卽石崇。

[二] 因晉文帝名司馬昭，「昭」字要避諱。

[三] 「絃隸」，疑指絃樂的樂工。「上舞」，一種舞蹈的名稱。全句意爲：明君歌舞只在少數絃樂伴奏下跳上舞。

[四] 「清商」，卽清商樂，是魏晉以來流行的音樂。「兩相間絃」，疑爲絃樂伴奏的一種形式，具體待考，與上文「少許」對照，大約比較豐富復雜。

[五] 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録的簡稱。

張永元嘉技録有四弦一曲，蜀國四弦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調之首[一]。古有四曲，其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卯四弦三曲闕。蜀國四弦節家舊有六解，宋歌有五解，今亦闕。

卷三十相和歌辭五四弦曲（四四〇頁）

[一] 「三調」，卽清商三調，這裏作爲清商樂的代稱。這句話的意思是：蜀國四弦在相和歌和清商樂之間有承先啓後的作用。

[二] 「節家」，音節家，卽樂人。

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録：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荀氏録」〔一〕所載十二曲，傳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仰瞻」，並短歌行；文帝「秋風」、「別日」，並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傳。文帝「功名」，明帝〔二〕「青青」，並長歌行；武帝「吾年」，明帝「雙桐」，並猛虎行；「燕趙」，君子行；左延年〔三〕「苦哉」，從軍行；「雉朝飛」，短歌行是也。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録〔四〕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遊弄之後。凡三調，歌弦一部竟，輒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婦織綺羅」，不在歌數，唯平調有之，卽清調「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篇，後章有「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是也，張録云：非管弦音聲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餘，王録〔五〕所無也，亦謂之三婦艷詩。

同上，平調曲一（四四一頁）

〔一〕「荀氏録」，待考。晉代荀勗，是樂律方面的有名人物。「録」，當指「技録」之類記述音樂作品的著述。但史籍上並無相應的著録。

〔二〕「明帝」，魏明帝曹叡。前人常把他同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合稱爲「魏氏三祖」。

〔三〕「左延年」，三國魏人。

〔四〕卽張永元嘉正聲技録。下文「張録」同。

〔五〕卽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録。

按：這段文字中間部分講平調的音樂情况，比較重要，但有些說法不大好懂。「王録」和「張録」的說法也有不同。現作探繹如下：

所謂「歌弦六部」和「八部弦」的「歌弦」和「弦」，當是一回事，都指音樂；「部」似乎是現代語的「樂段」。「王録」所說的七種樂器中只有笛和笙是管樂器，主要是弦樂器，因此用「弦」代表音樂，因爲音樂如歌，所以稱爲「歌弦」。「張録」所說的「四器」，應該就是「王録」五種弦樂器中的四種，所以前面說「八部弦」（八段弦樂），後面說「倶作在高、下、遊弄之後。」所謂「高、下、遊弄」，卽高聲弄（上聲弄）、下聲弄、遊弄，是管樂器變奏的名稱。前兩者當指在不同音區上吹奏，遊弄則指卽興的自由發展。根據這樣的理解，則平調的音樂應該是：先由管樂器（主要是笛）作高、下、遊弄，次由弦樂器彈奏八段或六段樂曲，每段後都有「送聲」，然後才是唱歌。「張録」的這段文字最後說「歌弦今用器」，正說明「歌弦」只是弦歌，卽弦樂如歌。全文最後引「張録」的話，意思應當是說沒有管弦樂，只有歌唱。

王僧虔技録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朔奏樂〔一〕，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卽魏文也。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入宴樂〔二〕。

同上，短歌行（四四六頁）

〔一〕曹操死時遺令，要銅雀伎逢月初、月半、節令，在他靈前奏樂。這兩句卽指此事。

〔二〕宴樂是享樂用的。「仰瞻」一曲是曹丕紀念曹操的歌曲，所以不能在宴樂中使用。

猛虎行，王僧虔技録曰：「荀録」〔一〕所載明帝「雙桐」一篇，今不傳。

卷三十一相和歌辭六猛虎行（四六二頁）

〔一〕當即前文說的「荀氏録」。下同。參看前注。

從軍行，王僧虔云〔一〕：「荀録」所載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傳。

卷三十二相和歌辭七從軍行（四七五頁）

〔一〕上省「技録」二字。

王僧虔技録：平調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一〕。

卷三十三相和歌辭八鞠歌行（四九四頁）

〔一〕意爲音樂失傳。

王僧虔技録：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荀氏録」所載九曲，傳者五曲，晉、宋、齊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謁」，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晨上」、「願登」，並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傳：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辭「白楊」，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辭相逢狹路間行是也。其器有笙、笛——下聲弄、高弄、遊弄——篪、節、琴、瑟、箏、琵琶八種。歌弦四弦〔一〕。張永録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後。晉、宋、齊止四器也〔二〕。

同上，清調曲一（四九五頁）

〔一〕這個「弦」字，當是「部」字之誤。

〔二〕參看前面平調曲的按語，則清調曲應爲：先是管樂器吹奏（包括三弄），次爲弦樂（四器）彈奏五段，然後才唱歌。「王録」和「張録」的記述，在樂器和樂段的多少上均有不同，值得注意。

豫章行，王僧虔云：「荀録」所載古白楊一篇今不傳。

卷三十四相和歌辭九清調曲二豫章行（五〇一頁）

王僧虔技録：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成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黄爵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艷歌福鍾行、艷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櫂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採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荀氏録」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武帝「朝日」、「自惜」、「古公」，文帝「朝遊」、「上山」，明帝「赫赫」、「我徂」，古辭「來日」並「善哉」，古辭艷歌羅敷行是也。其六曲今不傳：「五嶽」善哉行，武帝「鴻雁」却東門行，「長安」長安城西行，「雙鴻」、「福鍾」並艷歌行，「牆上」牆上難用趨行是也。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録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後。晉、宋、齊止四器也〔一〕。

卷三十六相和歌辭十一瑟調曲一（五三四，五三五頁）

〔一〕參看前面平調曲的按語和清調曲注〔二〕。

王僧虔技録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

卷三十七相和歌辭十二折楊柳行（五四七頁）

王僧虔技録：「西門行歌古「西門」一篇。今不傳。

同上，西門行（五四九頁）

王僧虔技録云：東門行歌古「東門」一篇。今不歌。

同上，東門行（五五〇頁）

王僧虔技録云：東西門行今不歌。

同上，東西門行（五五二頁）

王僧虔技録云：却東西門行，「荀録」所載武帝「鴻雁」一篇，今不傳。

同上，却東西門行（同上）

王僧虔技録云：順東西門行今不歌。

同上，順東西門行（五五四頁）

王僧虔技録云：飲馬行今不歌。

卷三十八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飲馬長城窟行（五五六頁）

王僧虔技録有上留田行，今不歌。　同上，上留田行（五六三頁）

王僧虔技録有新城安樂宮行，今不歌。　同上，新城安樂宮（五六五頁）

王僧虔技録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卷三十九相和歌辭十四瑟調曲四大牆上蒿行（五六九頁）

王僧虔技録有野田黄雀行，今不歌。　同上，野田黄雀行（五七〇頁）

王僧虔技録云：「雁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　同上，雁門太守行（五七三頁）

王僧虔技録云：艷歌何嘗行，歌文帝「何嘗」、古「白鵠」二篇。　同上，艷歌何嘗行（五七六頁）

艷歌行非一。有直云「艷歌」，即艷歌行是也。若「羅敷」、「何嘗」、「雙鴻」、「福鍾」等行，亦皆艷歌。王僧虔技録云：艷歌雙鴻行，「荀録」所載「雙鴻」一篇；艷歌福鍾行，「荀録」所載「福鍾」一篇，今皆不傳。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荀録」所載「羅敷」一篇，相和

中歌之，今不歌。

同上，艷歌行（五七九頁）

王僧虔技録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

同上，煌煌京洛行（五八二頁）

王僧虔技録云：門有車馬客行歌東阿王「置酒」一篇。

卷四十相和歌辭十五瑟調曲五門有車馬客行（五八五頁）

王僧虔技録云：牆上難用趨行，「荀録」所載「牆上」一篇，今不傳。

同上，牆上難爲趨行（五八八頁）

王僧虔技録有日重光行，今不傳。

同上，日重光行（五八九頁）

王僧虔技録有蜀道難行，今不歌。

同上，蜀道難行（五九〇頁）

王僧虔技録云：櫂歌行歌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今不歌。梁簡文帝在東宮〔一〕，更製歌，少異此也。

同上，櫂歌行（五九二頁）

〔一〕意爲在即位前尚是太子時。

王僧虔技録有蒲坂行，今不歌。

同上，蒲坂行（五九六頁）

王僧虔技録有白楊行，今不歌。

同上，白楊行（同上）

王僧虔技録有胡無人行，今不歌。

同上，胡無人行（五九七頁）

王僧虔技録：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一〕——節、琴、箏、琵琶、瑟七種。張永録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後〔二〕。又有但曲〔三〕七曲：廣陵散、黄老彈、飛龍引〔四〕、大胡笳鳴、小胡笳鳴、鵾雞游弦、流楚窈窕，並琴、箏、笙、筑之曲，王録所無也。其廣陵散一曲，今不傳。

卷四十一相和歌辭十六楚調曲上（五九九頁）

〔一〕「弄」，當即前面關於清調曲的文字中的下聲弄、高弄、遊弄的簡化。

〔二〕參看前面關於平調曲和清調曲的文字。

〔三〕「但曲」，沒有歌唱的器樂曲。

〔四〕原文爲「黄老彈飛引」，中華點校本即以五字作爲一個曲名。但本書卷四十三相和歌辭十八大曲十五曲引古今樂録說：「凡諸大曲竟，黄老彈獨出，舞，無辭。」（輯文見下）又本書卷六十琴曲歌辭四首列飛龍引一目，則此處當爲黄

老彈和飛龍引二曲，而漏一「龍」字。

王僧虔技録曰：白頭吟行歌古「暟如山上雪」篇。

同上，白頭吟（同上）

王僧虔技録有泰山吟行，今不歌。

同上，泰山吟（六〇五頁）

王僧虔技録有梁甫吟行，今不歌。謝希逸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甫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竪牧十數人，或有知歌謡者，武遂學泰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爲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琴説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

同上，梁甫吟（同上）

按：這條輯文，據中華點校本所標的引號。前人曾據此處引琴操不説蔡邕，接着引「蔡邕琴頌」，認爲琴操的作者並非蔡邕。

王僧虔技録有東武吟行，今不歌。

同上，東武吟行（六〇八頁）

怨詩行歌東阿王「明月照高樓」一篇。王僧虔技録曰：「荀録」所載「古爲君」一篇，今不傳。

同上，怨詩行（六一〇頁）

凡諸大曲竟，黄老彈獨出，舞，無辭[一]。按王僧虔技録：櫂歌行在瑟調，白頭吟在楚調。

卷四十三相和歌辭十八大曲十五曲（六三五頁）

吴聲歌，舊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筝。其曲有命嘯。吴聲、遊曲、半折、六變、八解。命嘯十解：存者有烏噪林、浮雲驅、雁歸湖、馬讓，餘皆不傳。吴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護，十曰團扇郎，並梁所用曲。鳳將雛以上三曲，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今不傳。上聲以下七曲，内人[二]包明月製舞前溪一曲，餘並王金珠所製也。遊曲六曲：子夜四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遊曲也。半折、六變、八解，漢世已來有之。八解者，「古彈」、「上柱古彈」、「鄭干」、「新蔡」、「大治」、「小治」、「當男」、「盛當」，梁太清[三]中猶有得者，今不傳。又有七曰夜、女歌、長史變、黄鵠、碧玉、桃葉、長樂佳、歡好、懊惱、讀曲，亦皆吴聲歌曲也。

[一] 意爲黄老彈是器樂伴奏下的舞蹈，没有歌唱。

卷四十四清商曲辭一吳聲歌曲一（六四〇頁）

〔二〕「內人」，宮廷樂人。下王金珠當亦屬此。

〔三〕「太清」，梁臨賀王蕭正德的年號，公元五四九年。這以上所說「八解」下的八組詞不知何所指，待考。

凡歌曲終，皆有送聲〔一〕。子夜以「持子」送曲，鳳將雛以「澤雉」送曲。

同上，子夜歌（六四一頁）

〔一〕曲終的「送聲」，有尾聲的意思。下文兩個「送曲」的「送」字是動詞。

子夜變歌前作「持子」送〔一〕，後作「歡娛我」送。子夜警歌無送聲，仍作變，故呼爲「變頭」，謂六變之首也。

卷四十五清商曲辭二子夜變歌（六五五頁）

〔一〕曲前的送聲，有引子的意思。

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一〕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二〕。如古歌辭所言，謂哀思之音不及中和。梁武〔三〕因之改辭，無復雅句。

同上，上聲歌（同上）

〔一〕「促柱」，指在弦樂器上緊弦調音，使音調變高，亦即「上聲」。

〔二〕「一調」，當即同調的高音。「無調名」，似乎意爲轉了調，不再是原調。

〔三〕梁武帝蕭衍。

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一〕歌畢輒呼「歡聞不〔二〕」以爲送聲，後因此爲曲名。今世用「莎持乙子」代之，語稍訛異也。

同上，歡聞歌（六五六頁）

〔一〕昇平元年爲公元三五七年。

〔二〕「歡」是當時對情人的稱呼。「歡聞不」，即你（情人）聽到沒有？

歡聞變歌者，晉穆帝升平中〔一〕，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聞不？」聲既淒苦，因以名之。

同上，歡聞變歌（六五七頁）

〔一〕升平年號共五年，爲公元三五七至三六一年。

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一〕？」芳姿卽改云：「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同上，團扇郎（六六〇頁）

〔一〕「何遺」，什麼意思。

桃葉歌者，晉王子敬〔一〕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

同上，桃葉歌（六六四頁）

〔一〕王子敬卽王獻之，王羲之子。

懊憹歌者，晉石崇綠珠所作，唯「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後皆隆安初〔一〕民間訛謠之曲。宋少帝〔二〕更製新歌三十六曲。齊太祖〔三〕常謂之中朝曲。梁天監十一年〔四〕，武帝敕法雲改爲相思曲。

卷四十六清商曲辭三懊憹歌（六六七頁）

〔一〕隆安元年爲公元三九七年。
〔二〕宋少帝劉義符，公元四二三年卽位。
〔三〕齊高帝蕭道成，公元四七九至四八二年在位。下「常」字，與「嘗」通假。
〔四〕天監爲梁武帝蕭衍的年號。十一年爲公元五一二年。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一〕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

呼曰「神女冢」。

同上，華山畿（六六九頁）

〔一〕「闆」上當有女字。

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一〕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

同上，讀曲歌（六七一頁）

〔一〕公元四四〇年。

神弦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聖郎，四曰嬌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採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

卷四十七清商曲辭四神弦歌（六八三頁）

西曲歌有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壽陽樂、作蠶絲、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歌三十四曲。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翳樂、壽陽樂並舞曲。青陽

度、女兒子、來羅、夜黃、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並倚歌。孟珠、翳樂亦倚歌。按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吴歌亦異，故□〔一〕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同上，西曲歌上（六八八頁）

〔一〕原缺一字，按文意當爲「依」字。接着的「方俗」，一則承前文「荆、郢、樊、鄧」這些地方都在長江中上游的西邊；一則承上文「聲節送和與吴歌亦異。從「按」起總括説明西曲之名的由來。

石城樂舊舞十六人。

同上，石城樂（六八九頁）

烏夜啼舊舞十六人。

同上，烏夜啼（六九〇頁）

莫愁樂亦云蠻樂。　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卷四十八清商曲辭五莫愁樂（六九八頁）

按：初學記卷十五歌四和太平御覽五七一引釋智匠古今樂録説：莫愁樂者，亦因石城樂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且石城樂和中有忘愁聲，因有此歌。因它與樂府詩集的這一條完全不同，故録以存參。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阼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

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一〕，卒遂無成。有人啟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猶行於世。寶月又上兩曲。……〔二〕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估客樂（六九九頁）

〔一〕意爲譜成歌曲教人習唱。

〔二〕節略了齊武帝乘龍船遊江的文字。

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一〕，元嘉二十六年〔二〕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又有大堤曲，亦出於此。簡文帝〔三〕雍州十曲，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

同上，襄陽樂（七〇三頁）

〔一〕意爲治理襄陽郡。

〔二〕公元四四九年。

〔三〕梁簡文帝蕭綱。公元五五〇、五五一年在位。

三洲歌者，商客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其舊辭云「啼將別共來」。梁天監十一年〔一〕，武帝於樂壽殿道義竟〔二〕留十大德法師，設樂。敕人人有問，引經奉答。次問法雲：「聞法師善解音律，此歌何如？」法雲奉答：「天樂絕妙，非膚淺所聞。愚謂古辭過質，未審可改以不？」敕云：「如法師語音。」法雲曰：「應歡會而有別離，『啼將別』可改爲『歡

將樂』。」故歌歌和〔三〕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三洲歌（七〇七頁）

〔一〕公元五一二年。

〔二〕「竟」，與「境」通假。「道義境」，樂壽殿的一處。

〔三〕上「歌」字，動辭，歌唱；下「歌」字，與「和」聯接，爲名辭，歌曲的和聲。

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製也。沈約又作，其和曰：「襄陽白銅蹄，聖德應乾來。」天監初〔一〕，舞十六人，後八人。

同上，襄陽蹋銅蹄（七〇八頁）

〔一〕天監元年爲公元五〇二年。

採桑度，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卽非梁時作矣。

同上採桑度（七〇九頁）

江陵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卷四十九清商曲辭六江陵樂（七一〇頁）

青陽度，倚歌。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一〕。

同上，青陽度（同上）

〔一〕倚歌是一種歌唱形式，伴奏用鈴、鼓和管樂器。

青驄白馬，舊舞十六人。

同上，青驄白馬（七一一頁）

共戲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共戲樂（七一二頁）

安東平，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安東平（同上）

女兒子，倚歌也。

同上，女兒子（七一三頁）

倚歌也。

同上，來羅（同上）

那呵灘，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其和云：「郎去何當還？」多叙江陵及揚州事。「那呵」，蓋灘名也。

同上，那呵灘（同上）

孟珠十曲，二曲〔二〕，倚歌八曲。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孟珠（七一四頁）

〔一〕意爲十曲中兩首是器樂曲。

翳樂，一曲，倚歌二曲〔二〕。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翳樂（七一五頁）

〔二〕一首器樂曲，二首倚歌，共三曲。

夜黃，倚歌也。

同上，夜黃（七一六頁）

夜度娘，倚歌也。

同上，夜度娘（同上）

長松標，倚歌也。

同上，長松標（同上）

雙行纏，倚歌也。

同上，雙行纏（同上）

黃督，倚歌也。

同上，黃督（七一七頁）

平西樂，倚歌也。

同上，平西樂（同上）

攀楊枝，倚歌也。

同上，攀楊枝（同上）

尋陽樂，倚歌也。

同上，尋陽樂（七一八頁）

白附鳩〔一〕，倚歌。亦曰「白浮鳩」，本拂舞曲也。

同上，白附鳩（同上）

〔一〕也寫作「白符鳩」。

拔蒲，倚歌也。

同上，拔蒲（同上）

壽陽樂者，宋南平穆王爲豫州所作也。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同上，壽陽樂（七一九頁）

作蠶絲，倚歌也。

同上，作蠶絲（七二〇頁）

楊叛兒，送聲云：「叛兒教儂不復相思」。

同上，楊叛兒（同上）

西烏夜飛者，宋元徽五年〔一〕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荆州東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送聲云：「折翅烏，飛何處，被彈歸。」

同上，西烏夜飛（七二二頁）

〔一〕公元四七七年。

梁天監十一年〔一〕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笛曲〔二〕，五曰採菱曲，六曰遊女曲，七曰朝雲曲。又沈約作四曲：一曰趙瑟曲，二曰秦箏曲，三曰陽春曲，四曰朝雲曲。亦謂之江南弄云。

卷五十清商曲辭七江南弄七首（七二六頁）

〔一〕公元五一二年。

〔二〕原「留」字誤。前有龍笛曲，這應爲鳳笙曲。下文可證。

江南弄「三洲」韻〔一〕。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

同上，江南弄（同上）

〔一〕淮上之地，古有「三洲」之稱。「三洲韻」，當指以淮上的語音爲韻。

龍笛曲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馬融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然則龍笛曲，蓋因聲如龍鳴而名曲。

同上，龍笛曲（同上）

〔一〕「亡其容」，舞蹈的表現方法失傳。

〔二〕禮記樂記有孔子對賓牟賈講述大武六成（段）各自表現什麼內容和怎樣表演的文字。所以這裡說它「存而可考。」

何承天云：今舞出樂謂之階步，蕤賓廂作。尋儀禮燕、飲、射三樂，皆云席〔一〕工於西階

採蓮曲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同上，採蓮曲（七二七頁）

鳳笙曲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　同上，鳳笙曲（同上）

採菱曲和云：「採菱女，解佩戲江陽。」　同上，採菱曲（同上）

遊女曲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　同上，遊女曲（同上）

朝雲曲和云：「徙倚折耀華。」　同上，採雲曲（七二八頁）

上雲樂七曲，梁武帝製，以代西曲。一曰鳳臺曲，二曰桐柏曲，三曰方丈曲，四曰方諸曲，五曰玉龜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

卷五十一清商曲辭八上雲樂(七四四頁)

鳳臺曲和云:「上雲真,樂萬春。」

同上,鳳臺曲(七四五頁)

桐柏曲和云:「可憐真人遊。」

同上,桐柏曲(同上)

方諸曲,三洲韻。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同上,方諸曲(同上)

玉龜曲和云:「可憐遊戲來。」

同上,玉龜曲(同上)

金丹曲和云:「金丹會,可憐乘白雲。」

同上,金丹曲(同上)

梁有雅歌五曲。一曰應王受圖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積惡篇,四曰積善篇,五曰宴酒篇。三朝樂〔一〕第十五奏之。

同上,梁雅歌(七四九頁)

〔一〕「三朝樂」,即元旦朝賀以後表演的各種節目。「第十五」指第十五項節目。

自周以來，唯改其辭，示不相襲，未有變其舞者也。然自雲門而下，皆有其名而亡其容[一]，獨大武之制，存而可考[二]。

卷五十二舞曲歌辭一雅舞（七五四頁）

上，大師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相者坐[二]，受瑟乃降，笙入，立於縣中[三]北面，乃合樂，工歌鹿鳴、四牡、周南。今直謂之階步，而承天又以爲出樂，俱失之矣。

同上，前舞階步歌（七五九頁）

[一]「席」，動詞，即坐。

[二]「東上」，即東階上；「相者」，相禮的人，一稱儐相。全句意爲：東階上是儐相的坐席。

[三]「縣中」，樂懸之中。

宋孝武[一]改前舞爲凱容之舞，後舞爲宣烈之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晉正德、大豫舞，蓋出於漢昭容、禮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晉使郭瓊、宋識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容[二]等兩舞。承天空謂「二容」，竟自無據。

同上，前舞凱容歌（同上）

[一]宋武帝劉裕。公元四二〇至四二二年在位。

[二]原作「昭業」，「業」當爲「容」之誤，下文「二容」可見。「二容」即指前文的昭容、禮容。

梁改宣烈爲大壯，即周武[一]舞也。改凱容爲大觀，即舜韶舞也。陳以凱容樂舞用之

郊廟，而大壯、大觀猶同梁舞。所謂祠用宋曲，宴準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

同上，梁大壯大觀舞歌（七六一頁）

〔一〕「武」指大武。下「韶」卽大韶，或稱簫韶。

大壯、大觀二舞，以大爲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論語云：「唯天爲大。」今製大壯、大觀之名，亦因斯而立義焉。

同上，大壯舞歌（同上）

鞞〔一〕舞，梁謂之鞞扇舞，卽巴渝〔二〕是也。鞞、扇，器名也。鞞扇上舞作巴渝弄，至鞞舞竟，豈非巴渝一舞二名？何異公莫亦名巾舞也。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三〕。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聖帝，三魏曆長，四天生烝民，五爲君既不易，並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辭並亡。陳思王又有五篇：一聖皇篇，以當章和二年中；二靈芝篇，以當殿前生桂樹；三大魏篇，以當「漢吉昌」；四精微篇，以當關中有賢女；五孟冬篇，以當「狡兔」。按漢曲無「漢吉昌」、「狡兔」二篇，疑樂久長、四方皇是也。

卷五十三舞曲歌辭二魏陳思王鼙舞歌（七七二頁）

〔一〕「鞞」和「鼙」是同一字的異體。

〔二〕晉書樂志曰：「巴渝舞，漢高帝所作也。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範因率賨人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鬥。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歌舞。高帝樂其猛銳，數觀其舞，曰「武王伐紂之歌也。」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曰巴渝舞。」（見本書魏俞兒舞歌題解）

〔三〕漢章帝劉炟。公元七六至八八年在位。

〔四〕當即前文漢曲中的關東有賢女。或爲異稱，或爲「東」訛爲「中」。

晉鞞舞歌五篇：一曰洪業篇，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二曰天命篇，當魏曲大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當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四曰大晉篇，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五曰明君篇，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同上，晉鞞舞歌（七七六頁）

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今謂漢世諸舞，鞞、巾二舞是漢事，鐸、拂二舞以象時。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聲辭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魏曲有太和時。晉曲有雲門篇，傅玄造，以當魏曲。齊因之。梁、周捨改其篇。

卷五十四舞曲歌辭三鐸舞歌（七八四頁）

巾舞，古有歌辭，訛異不可解。江左〔一〕以來有歌舞〔二〕辭。沈約疑是公無渡河曲。今三調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不容以瑟調離〔三〕於舞曲。惟公無渡河古有歌

有弦，無舞也。

同上，巾舞歌（七八七頁）

〔一〕「江左」，指東晉。

〔二〕「舞」字疑當作無字。

〔三〕點校本校注：「離」，疑當作雜。

梁拂舞歌並用晉辭。

同上，晉拂舞歌（七八九頁）

梁三朝樂第十九設拂舞。

卷五十五舞曲歌辭四梁拂舞曲（七九五頁）

鞞、鐸、巾、拂四舞，梁並夷則格，鐘、磬、鳩、拂和。

同上，白鳩辭（同上）

按：本文似頗費解，探繹如下：「夷則」，律名；「格」，有標準、法則義；「夷則格」是說以夷則律爲準，似可理解爲以夷則律爲宮。「鐘、磬」，指音樂；「鳩、拂」，所謂「歌白鳩，引拂舞，實際是一事二稱。因此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樂、歌、舞三者諧和。

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並白紵。蓋巾舞以白紵四解送也。

同上，梁白紵辭（八〇〇頁）

按：准前用白鳩辭伴拂舞例，本文之意應即用白紵辭伴巾舞。「送」非送聲，乃伴舞也。

沈約云：「白紵五章，敕臣約造。武帝〔一〕造後兩句。」

卷五十六舞曲歌辭五四時白紵歌（八〇六頁）

〔一〕梁武帝蕭衍。

宋泰始〔一〕歌舞十二曲：一曰皇業頌——歌自堯至楚元王、高祖，世載聖德，二曰聖祖頌，三曰明君大雅，四曰通國風，五曰天符頌，六曰明德頌，七曰帝圖頌，八曰龍躍大雅，九曰淮祥風，十曰宋世大雅，十一曰治兵大雅，十二曰白紵篇大雅。

同上，宋泰始歌舞曲辭（八一〇頁）

〔一〕「泰始」，宋明帝劉彧年號，公元四六五至四七一年。

梁三朝樂第十六，設俳技。技兒以青布囊盛竹篋，貯兩踒子〔一〕，負束寫地歌舞〔二〕。小兒二人，提沓踒子頭〔三〕，讀俳云〔四〕：見俳不語言，俳溜所俳作一起，四坐敬止。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半拆薦博，四角恭跱。

同上俳歌辭（八二〇頁）

〔一〕「踒子」，「踒」原義跌傷，此處義不可通，當即「矮」之譌。矮子即侏儒。

〔二〕此句意爲青布囊負束在技兒身上，技兒滿地里歌舞。

〔三〕此句意爲站在侏儒的頭上。現在的雜技中亦常有小兒站在另一人頭上表演的。

〔四〕下俳辭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不深究。

今稱二弦爲文武弦是也。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八二一頁）

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神人暢（八二四頁）

舜遊歷山，見烏飛，思親而作此歌。

同上，思親操（同上）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

同上，南風歌（同上）

禹治洪水，上會稽山，顧而作此歌。

同上，襄陵操（八二八頁）

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爲操。

同上，箕子操（八二九頁）

武王伐紂而作此歌。

同上，尅商操（八三一頁）

越裳獻白雉，周公作歌，遂傳之爲越裳操。

同上，越裳操（同上）

周成王時，鳳皇翔舞。成王作此歌。

同上，神鳳操（八三二頁）

孔子自衛反魯，見香蘭而作此歌。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猗蘭操（八三九頁）

魯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之女貞木歌。

同上，處女吟（八四三頁）

南山〔一〕四皓隱居，高祖〔二〕聘之，四皓不出，仰天歎而作歌。

同上，採芝操（八五一頁）

〔一〕「南山」誤，應作「商山」。

〔二〕漢高祖劉邦。

淮南王〔一〕好道，正月上辛〔二〕，八公〔三〕來降，王作此歌

同上，八公操（同上）

〔一〕漢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

〔二〕古以干支記日。「上辛」即這個月的第一個辛日。

〔三〕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都是劉安的門客。這里說得帶有神話色彩。

霍將軍去病益封萬五千户，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而作歌。

卷六十琴曲歌辭四琴歌（八八二頁）

鳳將雛以澤雉送曲。

卷七十四雜曲歌辭十四澤雉（一〇五六頁）

「築城相杵」者，出自漢梁孝王。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造唱聲，以小鼓爲節，築者下杵以和之。後世謂此聲爲睢陽曲。

卷七十五雜曲歌辭十五築城曲（一〇六〇頁）

秦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羣臣作歌。

卷八十三雜謠歌辭一秦始皇歌（一一七三頁）

清商西曲襄陽樂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梁簡文帝由是有大堤曲。堤上行又因大堤曲而作也。

卷九十四新樂府辭五堤上行（一三二一頁）

附　漢魏遺書鈔古今樂錄序錄(王謨)

隋志：陳沙門智匠撰古今樂録十二卷(唐志十三卷)。

玉海、中興書目曰：陳光大二年(按：公元五六七年)，僧智匠撰古今樂録，起漢迄陳。

謨按：玉海又引後周王朴上疏請示：古今樂録令臣討論。證以中興書目，當後五代及宋世，此書猶存。至文獻通考，遂不著録，則其書亡矣。再考宋人郭茂倩所編次樂府詩集一百卷，分十二門，包括傳記辭曲，略無遺佚，大率據此書及吴兢樂府解題爲多。而此書又多引張永、王僧虔二家技録。此其大略可考者也。(下略)

樂府解題（四種）

【說明】樂府詩集又在解題文字中常引「吳兢樂府解題」，另有引自「郗昂樂府解題」的一條，不著撰人「古解題」的一條，「沈建樂府廣題」的十餘條。現在就以類相歸立爲一目。

查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有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一卷、郗昂樂府古今題解三卷，另有劉餗樂府古題解一卷。書名、著撰人均互有異同，想是郭氏徵引時，對此未加經心核實之故。

考樂府古題要解一書，有毛晉刻印的學津討原本，內容與郭氏所引亦有異有同。其相異處是次序有先後，文字有多少，但其基本內容則是相同的。作爲參考，把討原本的後敍摘印作爲附録。

樂府解題（唐吳兢撰）

卷十六鼓吹曲辭一上之回（二二七頁）

漢武通回中〔一〕道，後數出遊幸焉。

〔一〕「回中」，古地名，在今陝西隴縣西北。

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二〕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

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二〕，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

同上，巫山高（二二八頁）

〔一〕「梁」，橋梁。

〔二〕意爲男女之間的事。

古詞中有云：「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玩華池陰」，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

同上，芳树（二二九頁）

古詞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一〕？双珠玳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按古今樂録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宋何承天有所思篇曰：「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則言生罹荼苦，哀慈親之不得見也。

同上，有所思（二三〇頁）

〔一〕這是一個倒裝句，順過來是：問用何遺君。現代語是：請問用什麽送給你。

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視。」若梁簡文帝「妬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宋何承天有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也。

同上，雉子班（同上）

古詞言：「臨高臺，下見清水中有黃鵠飛翻，關弓射之，令我主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宋何承天臨高臺篇曰：「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則言超帝鄉而會瑶臺也。

同上，臨高臺（二三一）

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

卷二十一橫吹曲辭一漢橫吹曲一（三一一頁）

關山月，傷離別也。古木蘭詩曰：「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卷二十三橫吹曲辭三關山月（三三四頁）

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爲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一〕、三秦〔二〕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三〕。所未詳也。

卷二十四橫吹曲辭四劉生（三五九頁）

〔一〕「五陵」，漢代的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由於漢王朝把四方豪富之家都集到陵墓附近居住，五陵成爲繁華之地的概稱。

〔二〕「三秦」，泛稱關陝一帶地方。對於建都長安的王朝，是京城外圍的重要地區。

〔三〕「符節」，是兵權的代表。掌握符節卽掌握兵權。

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桂檝晚應旋」，唯歌遊戲也。

卷二十六相和歌辭一江南（三八四頁）

魏樂奏武帝辭，言人君當自勤苦，省方黜陟〔一〕，省刑薄賦也。若梁戴暠云：「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敍征人行役之思焉。

卷二十七相和歌辭二度關山（三九一）

〔一〕「省方」，巡視四方。「黜陟」，進賢退不肖。

左傳云：「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一〕云：「送死薤露歌，卽喪歌，不自田橫始也〔二〕。」

同上，薤露（三九六頁）

〔一〕「杜預」，左傳的注者。

〔二〕這是有所指的，如晉崔豹的古今注，就說喪歌起於田橫門人。

曹植擬薤露行爲天地。

同上，薤露（三九七頁）

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范雲云「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爲樂，勿徇名自欺也。

同上，對酒（四〇三頁）

古辭云：「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次言「黄金爲門，白玉爲堂，置酒作倡樂爲樂。」終言桃傷而李仆〔一〕，喻兄弟當相爲表裡。兄弟三人近侍〔二〕，崇耀道路，與相逢狹路間行同。若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

卷二十八相和歌辭三雞鳴（四〇六頁）

〔一〕今簡化字「僕」作「仆」，但「仆」字原意是向前傾倒。
〔二〕意爲做皇帝、親貴的近侍。

古辭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可得以爲脯。黄鵠摩天，鯉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歎（一作待）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烏而已。

同上，烏生（四〇八頁）

門人作歌以怨之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

同上，平陵東（四〇九頁）

〔一〕「義」、翟義。

古辭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

同上，陌上桑三解（四一〇頁）

陸機吴趨行云：「楚妃且勿歎」，明非近題也。

卷二十九相和歌辭四楚妃歎（四三五頁）

古辭云：「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一〕。」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賦曲「西山一何高」，言仙道茫茫不可識，如王喬、赤松〔二〕，皆空言虛詞，迂怪難信，當觀聖道〔三〕而已。若陸機「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則復言人運〔四〕短促，當乘間長歌，與古文合也。

卷三十相和歌辭五長歌行（四四二頁）

〔一〕意爲太陽一出，露水就乾。

〔二〕「王喬、赤松」，都是傳説中的神仙。

〔三〕「觀聖道」，體察聖道。 聖道指儒家的仁義之道。

〔四〕「人運」，人的命運，人的一生。

曹植擬長歌行爲鰕䱇。

同上，鰕䱇篇（四四六頁）

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也。

同上，短歌行（四四七頁）

後人悲其意〔一〕而爲之詠也。

卷三十一相和歌辭六平調曲二銅雀臺（四五四頁）

〔一〕前文說：鄴都故事記載曹操遺命：「吾死之後……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這裡的「悲其意」，當即悲曹操死後尚要作樂之意。

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二〕，不以艱險改節也。又有双桐生空井，亦出于此。

同上，猛虎行（四六二、三頁）

〔二〕「耿介」，正直廉潔。

古辭云「君子防未然」，蓋言遠嫌疑也。又有君子有所思行，辭旨與此不同。

卷三十二相和歌辭七平調曲三君子行（四六七頁）

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

同上，燕歌行（四六九頁）

從軍行皆軍旅苦辛之辭。

同上，從軍行（四七五頁）

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備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辭而擬之也。

卷三十三相和歌辭八苦寒行（四九六頁）

曹植擬苦寒行爲吁嗟。

同上，吁嗟篇（四九九頁）

陸機「泛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一〕，容華不久。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二〕。亦題曰豫章行也。

卷三十四相和歌辭九清調曲二豫章行（五〇一頁）

古辭云：「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五岳〔一〕之上，皆以黄金爲宫闕，而多靈獸仙草，可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今天神擁護君上以壽考也。若陸機「和風習習薄林」，謝靈運「春虹散彩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三〕而已。晉傅玄有歷九秋篇十二章，具叙夫婦别離之思，亦題云董逃行，未詳。

〔一〕「景馳」，光陰流馳。

〔二〕「華」是花的本字。「華落」指容顏衰老。

同上，董逃行（五〇五頁）

〔一〕即五嶽。指東嶽泰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這里意爲仙境。

〔二〕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讓一年一年白白過去。

古辭文意與雞鳴曲同。晉陸機長安狹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則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同上，相逢行（五〇八頁）

前志〔一〕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諸集、録皆言其辭文帝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若晉陸機「江蘺生幽渚」，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而爲此歌，與古辭同意。

卷三十五相和歌辭十塘上行（五二二頁）

〔一〕「前志」，以前的記載。下文「集」「録」，指記載這類内容的書文。

後人哀而賦之〔一〕，爲秋胡行。若魏文帝辭云：「堯任舜禹，當復何爲」，亦題曰秋胡行。

卷三十六相和歌辭十一秋胡行（五二六頁）

〔一〕前文引西京雜記、列女傳講秋胡故事：秋胡娶妻三月，外出做官，幾年後回家，途中調戲採桑婦，却就是他的妻子。秋胡妻羞其污行，自投于河而死。後人所哀即此。

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永長年術，與王喬、八

公〔一〕遊焉。又魏文帝辭云：「有美一人，婉如青揚」，言其姸麗，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令人忘憂。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同上，善哉行（五三五頁）

〔一〕「王喬，八公」，分別見前注。但這裏把八公與王喬同列，則是把八公與王喬等同，也作爲傳說中的神仙了。

曹植擬善哉行爲日苦短。

同上，當來日大難（五四〇頁）

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一〕，終言送迎有禮。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王僧虔技録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門」二篇。

卷三十七相和歌辭十二瑟調曲二隴西行（五四二頁）

〔一〕「主饋」，主持家務家計。

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爲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若夜長，何不秉燭遊」；終言貪財惜費，爲後世所嗤。又有順東西門行，爲三、七言，亦傷時顧陰〔一〕，有類於此。

同上，西門行（五四九頁）

〔一〕「顧陰」，意爲時常想到光陰的流馳。

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入門悵欲悲」。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二〕，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爲非」也。若宋鮑照「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

同上，東門行（五五〇頁）

〔二〕「餔糜」，以糜粥爲餔，即喝粥果腹。

古辭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辭。若魏陳琳辭云：「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

卷三十八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飲馬長城窟行（五五五頁）

新城安樂宮行，備言彫飾刻斲之美也。

同上，新城安樂宮（五六五頁）

鮑照放歌行云「蓼蟲避葵堇」，言朝廷方盛，君上好才，何爲臨歧〔一〕相將去也。

同上，孤兒行（五六七頁）

〔一〕意爲歧路徘徊，不再前進。

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言歸於知命而無憂也。

卷三十九相和歌辭十四野田黃雀行（五七〇頁）

按古歌辭，歷述渙本末，與傳〔一〕合。而曰雁門太守行，所未詳。若梁簡文帝「輕霜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皇甫規雁門之問，蓋據題爲之也。

同上，雁門太守行（五七四頁）

〔一〕前文引後漢書王渙傳，說後漢的王渙爲官清正的事蹟。

古辭云「飛來双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又有古辭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爲後人所擬。「鵠」一作「鶴」。

同上，艷歌何嘗行（五七六頁）

古辭云「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尚冬藏夏來，兄弟反流宕〔一〕他縣，主婦爲綻〔二〕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

同上，艷歌行（五七九頁）

〔一〕「流宕」，即流蕩，意爲流離失所。

〔二〕「綻」，縫補。

晉樂奏文帝「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高鳥盡，良弓藏〔一〕」；子房保身全名〔二〕；蘇秦傾側賣主；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納；郭生古之雅人，燕昭臣之；吳

起知〔三〕小謀大；及魯仲連高士，不受千金等語。若宋鮑照「鳳樓十二重」，梁戴暠「欲知佳麗地」，始則盛稱京洛之美，終言君恩歇薄〔四〕，有怨曠沉淪之歎。

同上，煌煌京洛行（五八二頁）

〔一〕這兩句話是韓信死時說的。
〔二〕張良功成身退。
〔三〕「知」，通智。
〔四〕意謂國君無情義。

曹植等門有車馬客行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敘市朝遷謝，親友凋喪之意也。

卷四十相和歌辭十五瑟調曲五門有車馬客行（五八五頁）

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一〕之阻，與蜀國弦頗同。

同上，蜀道難（五九〇頁）

〔一〕「銅梁、玉壘」，均四川的山名。

晉樂奏魏明帝辭云「王者布大化」，備言平吳之勳。若晉陸機「遲遲春欲暮」，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

同上，櫂歌行（五九二頁）

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一〕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于溝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二〕。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三〕，君恩以薄，與古文〔四〕近焉。

卷四十一相和歌辭十六楚調曲上白頭吟（五九九頁）

〔一〕「良人」，妻稱夫。
〔二〕「錢刀」，刀形的錢幣，即刀幣。
〔三〕意爲本身清白而遭到污蔑誹謗。
〔四〕「古文」，即古辭。

泰山吟，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類也〔一〕。

同上，泰山吟（六〇五頁）

〔一〕意爲泰山吟也是喪歌一類。

曹植改泰山梁甫爲「八方」。

同上，泰山梁甫行（六〇八頁）

鮑照云「主人且勿喧」，沈約云「天德深且曠」，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

同上，東武吟行（同上）

古詞云「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言周公推心輔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梁簡文「十五頗有餘」，自言姝艷〔一〕，以讒見毀。又曰「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與古文意同而體異。若傅休奕怨歌行云：「昭昭朝時日，皎皎最明月」，蓋傷「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二〕，不及偕老，猶望死而同穴也。

同上，怨詩行（六一〇頁）

〔一〕以美人比喻君子。
〔二〕意爲生離成死別。

長門怨者，爲陳皇后〔一〕作也。後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辭。相如爲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爲長門怨也。

卷四十二相和歌辭十七長門怨（六二一頁）

〔一〕漢武帝之后，曾失寵退居長門宮。下文「帝」，指漢武帝。

婕妤怨者，爲漢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一〕之姑，況〔二〕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弟〔三〕，冠於後宮，婕妤自知見薄，乃退居東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爲婕妤怨也。

卷四十三相和歌辭十八班婕妤（六二六頁）

〔一〕班彪，光武時舉茂才，拜徐令。

〔二〕班況。

〔三〕「姊弟」，即姊妹。

古辭云：「爲樂未幾時，遭時崄巇。」其始言逢此百罹，零丁荼毒，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次言窮達天命，智者不憂，莊周遺名，名垂千載；終言命如鑿石見火〔一〕，宜自娛以頤養，保此百年也。

同上，滿歌行（六三六頁）

〔一〕意爲一瞬即逝。

卷四十四清商曲辭一（六三九頁）

蔡邕云：「清商曲，又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夾鍾、朱堂寢、奉法等五曲，其詞不足采著。」

卷四十四清商曲辭一子夜歌（六四一頁）

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

亦有〔一〕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　卷四十七清商曲辭四烏夜啼（六九〇頁）

〔一〕「亦有」，卽又有。下同。

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　卷四十八清商曲辭五莫愁樂（六九八頁）

陽春，傷也。　卷五十清商曲辭七陽春曲（七三〇頁）

讀其辭，除白鳩一曲，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也。　卷五十四舞曲歌辭三晉拂舞歌（七八九頁）

碣石篇，晉樂奏魏武帝辭。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　同上，碣石篇（七九〇頁）

古詞云「淮南王，自言尊」。實言安〔一〕仙去。　同上，淮南王篇（七九二頁）

〔一〕「安」，西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

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一〕爲樂，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卷五十五舞曲歌辭四晉白紵舞歌詩（七九七、七九八頁）

〔一〕「芳時」，青春年少的時候。

琴操紀事，好與本傳〔一〕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八二二頁）

〔一〕「本傳」，史書上的傳記，即歷史記載。

楚商梁遊於雷澤，霹靂下，乃援琴而作之，名霹靂引。

同上，霹靂引（八二八頁）

採薇操亦曰晨遊高舉。

同上，採薇操（八三三頁）

若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

同上，雉朝飛操（八三五頁）

若梁劉孝威「胡地憑良馬」，備言思歸之狀而已。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思歸引（八三八頁）

王嬙，字昭君。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門戶。穰以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常怨不出。後單于遣使朝貢，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能者〔一〕往。昭君乃越席請行。時單于使在旁，驚恨不及〔二〕。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報漢白璧一雙，騵馬〔三〕十匹，胡地珍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四〕。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

卷五十九琴曲歌辭三昭君怨（八五三頁）

〔一〕「能者」，能去的人，願去的人。

〔二〕這是說元帝驚昭君之貌，恨不能食言。

〔三〕「騵馬」，馬赤而白腹者。意爲好馬。

〔四〕「爲胡者」、「爲秦者」，依照胡人的風俗，依照漢人（現時稱漢人，漢時稱秦人。）的風俗。下文「欲作胡禮」，即要依照胡人的風俗辦。

出自薊北門行，其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一〕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若鮑照云「羽檄起邊亭」，備敍征戰苦辛之意。

卷六十一雜曲歌辭一出自薊北門行（八九一頁）

〔一〕「燕薊」，今河北省內。這裡意爲北方。

君子有所思行，晉陸機云「命駕登北山」，宋鮑照云「西上登雀臺」，梁沈約云「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歡，宴安〔一〕、酖毒〔二〕、滿盈，所宜敬忌〔三〕，與君子行異也。

同上，君子有所思行（八九三頁）

〔一〕「宴安」，即燕安，意爲安居享福。
〔二〕「酖毒」，原意是毒酒。這裡意爲酗酒。
〔三〕「敬忌」，當即禁忌。

陸機云「遊客芳春林」，謝惠連云「羈人感淑節」，皆言客遊感物憂思而作也。

卷六十二雜曲歌辭二悲哉行（八九九頁）

妾薄命，曹植云「日月既逝西藏」，蓋恨燕私之歡不久。梁簡文帝云「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也〔一〕。

同上，妾薄命（九〇二頁）

〔一〕詳以下盧女曲解題輯文。

鮑照云「白馬騂角弓」，沈約云「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事。

卷六十三雜曲歌辭三白馬篇（九一四頁）

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鮑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上仙籙與神遊、五遊、遠遊篇、前緩聲歌同意。龍欲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翺翔六合〔一〕之外，與飛龍、仙人、遠游篇、前緩聲歌同意。

同上，升天行（九一九頁）

〔一〕「六合」，上下四方，意爲人間。「六合之外」意爲不在人間。

西長安行，晉傅休奕云：「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其下因敍別離之意也。

卷六十四雜曲歌辭四西長安行（九三二頁）

會吟行，其致與吳趨同。「會」謂會稽。謝靈運會吟行曰：「咸共聆會吟」。

同上，會吟行（九三五頁）

苦熱行備言流金爍石、火山炎海之艱難也。若鮑照云「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言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賞之太薄也。

卷六十五雜曲歌辭五苦熱行（九三七頁）

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

卷六十六雜曲歌辭六結客少年場行（九四八頁）

輕薄篇，言乘肥馬衣輕裘，馳逐經過爲樂，與少年行同意。何遜云「城東美少年」，張正

見云「洛陽美少年」是也。

梁劉孝威遊獵篇云：「之罘（?）講射所，上林娛獵場」，備言遊行射獵之事，亦謂之行行遊且獵篇。

卷六十七雜曲歌辭七輕薄篇（九六三頁）

同上，遊獵篇（九七〇頁）

鮑照空城雀云「雀乳四鷇，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茹腹辛傷，免網羅而已。

卷六十八雜曲歌辭八空城雀（九八三頁）

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

卷七十雜曲歌辭十行路難（九九七頁）

盧女者，魏武帝時宮人也，故將軍陰升之姊。七歲入漢宮，善鼓琴。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梁簡文帝妾薄命曰：「盧姬嫁日晚，非復少年時」，蓋傷其嫁遲也。

卷七十三雜曲歌辭十三盧女曲（一〇三八頁）

秦王卷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

同上，秦王卷衣（一〇四二頁）

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卽劉安也。

同上，愛妾換馬（同上）

半渡溪，言戰而半涉溪水見迫。所言皆嶺南地里，與武溪深相類。

卷七十四雜曲歌辭十四半渡溪（一〇四八頁）

起夜來，其辭意猶念疇昔思君之來也。

卷七十五雜曲歌辭十五起夜來（一〇六五頁）

攜手曲，言攜手行樂，恐芳時不留，君恩將歇也。

卷七十六雜曲歌辭十六攜手曲（一〇六八頁）

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

同上，大垂手（一〇六九頁）

夜夜曲，傷獨處也。

同上，夜夜曲（一〇七〇頁）

晉陸機獨寒吟云：「雪夜遠思君，寒窗獨不寐」，但敘相思之意爾。

同上，寒夜怨（一〇七四頁）

同聲歌，漢張衡所作也。言婦人自謂幸得充閨房〔一〕，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爲莞簟〔二〕，在下以蔽匡牀；衾裯〔三〕，在上以護霜露。繾綣枕席，没齒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

君也。

同上，同聲歌（一〇七五頁）

〔一〕「充閨房」，爲人妻。
〔二〕「莞蕈」，床席。
〔三〕「衾裯」，被子。

定情詩，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結綢繆之志。若臂環〔一〕致拳拳，指環致慇懃〔二〕，耳珠〔三〕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四〕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自以爲志而期於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焉。

同上，定情詩（一〇七六頁）

〔一〕「臂環」，鐲子。下「拳拳」，眷戀之意。
〔二〕「指環」，戒指。「慇懃」，即殷勤。
〔三〕「耳珠」，明珠做的耳墜。
〔四〕「跳脫」，金玉做的腕釧。

合歡詩，晉楊方所作也。言婦人謂：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針，陽燧取火，皆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與君情，亦猶形影、宮商之不離也。常願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絹，寢共無縫裯，坐必接膝，行必携手，如鳥同翼，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踰膠漆也。

同上，合歡詩（一〇七九頁）

步虛詞，道家曲也，備言衆仙縹緲輕舉之美。

卷七十八雜曲歌辭十八步虛詞（一〇九九頁）

樂府解題（唐郗昂撰）

前溪，舞曲也。

卷四十五清商曲辭二前溪歌（六五七頁）

古解題

相府蓮者，王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一〕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二〕，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簇拍相府蓮。

卷八十近代曲辭二相府蓮（一一三〇頁）

〔一〕「所辟」，所任用的人。

〔二〕本句似有語病。或前多一「入」字，或「蓮花池」前應有一「入」字。

樂府廣題（沈建撰）

漢曲皆美當時之事。

卷十六鼓吹曲辭一上之回（二二七頁）

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於燕而爲此曲。

卷三十二相和歌辭七燕歌行（四六九頁）

左延年辭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一〕遠門去，五婦皆懷身。」陳伏知道又有從軍五更轉。

同上，從軍行（四七五頁）

〔一〕上「三子」、「二子」是第三子、第二子。此「五子」是五個兒子。下「懷身」即懷孕。

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與文帝之辭同也。

卷三十六相和歌辭十一秋胡行（五二六頁）

長城南有溪坂，上有土窟，泉中衆流。漢時將士征塞北，皆飲馬此水也。按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一〕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二〕，山下有長城，武靈王之所築也。其山中斷，望之若雙闕，所謂「高闕」者焉。

卷三十八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飲馬長城窟行（五五五頁）

〔一〕戰國時的代地在今河北蔚縣一帶。

〔二〕「塞」，防禦的要塞。上「高闕」，據末句似乎並非地名，但很可能由稱呼地形變爲地名。

蓋漢世人也〔一〕。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同上，上留田行（五六三頁）

〔一〕這段佚文似乎引用得不完整。本句卽不知指何人。其意當指古辭的作者。下「云」，亦當爲「古辭云」。

後人以爲琴中曲。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渡易水（八四九頁）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

卷六十四雜曲歌辭四仙人篇（九二三頁）

漢長安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爲彈，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尹賞爲長安令，盡捕之。長安中爲之歌曰：「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按結客少年場，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遊樂之場，終而無成，故作此曲也。

卷六十六雜曲歌辭六結客少年場行（九四八頁）

劉向別錄云：「昔有麗人善雅歌，後因以名曲。」

卷六十八雜曲歌辭八麗人曲（九七六頁）

謝尚爲鎭西將軍，嘗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

卷七十五雜曲歌辭十五大道曲（一〇六一頁）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敬容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時爲宰相。

同上，採荷調（一〇六二頁）

邯鄲，舞曲也。

卷七十六雜曲歌辭十六邯鄲行（一〇六九）

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宮外舊儀，宮中與臺〔一〕並不得畜雞。晝漏盡，夜漏起〔二〕，中黃門持五夜〔三〕：甲夜畢傳乙，乙夜畢傳丙，丙夜畢傳丁，丁夜畢傳戊。戊夜，是爲五更。未明三刻雞鳴，衛士起唱。

卷八十三雜歌謠辭一鷄鳴歌（一一七三頁）

〔一〕「臺」，臺輔，原指三公宰相。這裡指他們的官署。

〔二〕「漏」，用以計算時間的銅漏滴壺，亦稱漏壺。一般由三個蓄水滴漏壺和一個受水壺組成。上面的蓄水滴漏壺叫「日天壺」，中間的叫「夜天壺」。此處「日漏」指「日天壺」，「夜漏」指「夜天壺」。「盡」，指壺內水漏盡；「起」，指壺內水開始漏滴。

〔三〕「持五夜」，管理一夜的五個更次。因爲把一夜分爲五段，故稱五夜」。下文可見。

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爲司隸〔一〕，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二〕。

卷八十五雜歌謠辭三鮑司隸歌（一一九三頁）

〔一〕漢魏的司隸都是很高的官。鮑宣，漢哀帝至王莽秉政時爲其主要活動時間。其子及孫當生活於東漢。

〔二〕歌頌他一家三代的儉樸。

晉汲桑力能扛鼎，呼吸聞數里，殘忍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忽不清涼〔一〕，便斬扇者。并州大姓田蘭、薄盛，斬〔二〕於平原。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之〔三〕。

同上，並州歌（一一九九頁）

〔一〕「忽不清涼」，忽然（一會兒）感到不涼快。

〔二〕從歌辭看，是田蘭等斬了汲桑，此「斬」字下，當有「之」字。

〔三〕歌頌田蘭等人爲民除害。

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

同上，蘇小小歌（一二〇三頁）

北齊神武〔一〕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二〕，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三〕自斃。」神武聞之，勉〔四〕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

卷八十六雜歌謠辭四敕勒歌（一二一二頁）

〔一〕北齊神武帝，即下文的高歡。下文周，是宇文氏的北周。

〔二〕「十四、五」，十分之四、五。

〔三〕「元凶」，指高歡

〔四〕「勉」，勉力、勉强

北齊後主高緯，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爲郭公歌。及將敗，果營邯鄲；高、郭聲相近；九十九，末數也；滕口，鄧林也；大兒，謂周帝，太祖子也；高岡，後主姓也；雉，雞類，武成小字也。後敗於鄧林，盡如歌言，蓋語妖也〔一〕。

卷八十七雜歌謠辭五邯鄲郭公歌（一二二〇頁）

〔一〕從「及將敗」起，都是把邯鄲郭公歌辭裡的話作爲預兆來印證事實，最後歸結爲「語妖」。這是傳統的神秘主義觀點的反映。

附學津討原本樂府古題要解後敍（毛晉）

漢武帝時，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樂府之肇也。自漢迄唐，作者猋起雲合，後未有彙成一編者，惟唐史臣吴兢，纂採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分爲十卷，惜乎不傳，傳者僅古題要解二卷，於傳記及諸文集中採其命名緣起，令後人知所祖習。又有樂府解題，不著撰人姓名，與吴兢所撰差異，今人混爲一書，繆矣。但太原郭氏諸敍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不知何故。（下略）

琴論琴書(七種)

【説明】 樂府詩集引據琴論琴書共七種。考之隋、唐史書的著録，不見謝希逸琴論和不著撰人的琴集、琴議。隋書經籍志有不著撰人的琴曆頭簿一卷，戴氏撰琴譜四卷(同名的另有劉氏、周氏撰各四卷、陳懷撰二十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録的琴譜與隋志同，另有趙惟暕琴書三卷。再查文獻通考經籍考有琴説一卷，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從這些情況看，除琴説外，很難説樂府詩集所引的某書，肯定是史志著録的某書，只能説總之是保存了數量多少不同的、唐代及其前的亡書遺説。即使如此，應該也是值得重視的。現在把它們抄輯在一起，以條數的多少爲序——條數多的在前，少的在後。

琴　論(南朝宋謝希逸撰)

平調明君三十六拍[一]，胡笳明君三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弦明君九拍，蜀調明

君十二拍，吴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三〕。

卷二十九相和歌辭四王明君（四二五、四二六頁）

〔一〕琴曲的胡笳十八拍共十八段，可見「拍」是段的意思。

〔三〕分析一下前面的敍述，這七曲有四種情況：一是以調命名的，如「平調」、「清調」；二是以地方特色命名的，如「胡笳」、「蜀調」、「吴調」；三是以演奏特點命名的，如「間弦」；四是以作者命名的，如杜瓊。

楚妃歎七拍。

同上，楚妃歎（四三五頁）

諸葛亮作梁甫吟。

卷四十一相和歌辭十六梁甫吟（六〇五頁）

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善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性情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時有慶安世者，爲成帝侍郎，善爲双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强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趙飛燕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皆妙絶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感發，聲調諧應，大弦寬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亂，攫之深，醳之愉，斯爲盡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

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一〕。自是已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二〕，畧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八二二頁）

〔一〕自「古琴曲……」至此文字與琴操大體相同。

〔二〕「所起」，指名稱的由來。

劉涓子善鼓琴，制陽春白雪曲。

同上，白雪歌（八二三頁）

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一〕，故制此弄也。

同上，神人暢（八二四頁）

〔一〕意爲感動得神人出現。

舜作思親操，孝之至也。

同上，思親操（同上）

夏禹治水而作襄陵操。

同上，襄陵操（八二八頁）

夏禹作霹靂引。

文王操，文王作也。

剋商操，武王伐紂時制。

成王作神鳳操，言德化之感也。

箕子作離拘操〔一〕。

〔一〕思歸引解題之首說「一曰離拘操」。

八公操，淮南王作也。

同上，霹靂引（同上）

同上，文王操（八三〇頁）

同上，剋商操（八三一頁）

同上，神鳳操（八三二頁）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思歸引（八三八頁）

同上，八公操（八五一頁）

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閒弦、下閒弦〔一〕。明君三百餘弄，其善者四焉。又胡笳明君別五弄：「辭漢」、「跨鞍」、「望鄉」、「奔雲」、「入林」是也。

卷二十九相和歌辭四王昭君（四二六頁）

〔一〕這種明君，當是器樂伴奏下的舞蹈。

白雪，師曠〔一〕所作商調曲也。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白雪曲（八二三頁）

〔一〕春秋時晉國的樂師。

禹上會稽〔一〕，夏禹東巡狩所作也。

同上，襄陵操（八二八頁）

〔一〕襄陵操解題首句說「一曰禹上會稽」。

箕子吟〔一〕，箕子自作也。

同上，箕子操（八二九頁）

〔一〕箕子操解題首句話「一曰箕子吟」。

武王伐紂〔一〕，武王自作也。

同上，剋商操（八三一頁）

〔一〕剋商操解題首句說「一曰武王伐紂」。

傷殷操，微子所作也。

同上，傷殷操（同上）

鳳凰來儀〔一〕，成王所作。

同上，神鳳操（八三二頁）

〔一〕神鳳操解題首句說「一曰鳳凰來儀」。

採薇操，伯夷所作也。

同上，採薇操（八三三頁）

士失志操，介之推所作也。一曰龍蛇歌。

同上，士失志操（八三四頁）

幽蘭操〔一〕，孔子所作也。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猗蘭操（八三九頁）

〔一〕猗蘭操解題首句說「一曰幽蘭操」。

獨處吟、流澌咽、雙燕離、處女吟四曲，其詞具亡。

同上，雙燕離（八四二頁）

楚樊姬作列女引〔一〕。

同上，列女引（八四四頁）

〔一〕前面所輯謝希逸琴論，在說到「古琴曲」的「九引」時說「一曰烈女引」。此處却作「列女引」，從歌辭內容看，作烈女引者是

採芝操，四皓〔一〕所作也。

同上，採芝操（八五一頁）

〔一〕「四皓」，漢初隱居商山的四個人，均鬚眉皆白，故稱商山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曾輔惠帝劉盈爲帝。

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蔡邕所作也。

卷五十九琴曲歌辭三蔡氏五弄（八五五頁）

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

同上，胡笳十八拍（八六一頁）

三峽流泉，晉阮咸所作也。

卷六十琴曲歌辭四三峽流泉歌（八七六頁）

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

同上，風入松歌（同上）

司馬相如客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見之。相如以琴心挑之〔一〕，爲

琴歌二章。

同上，琴歌（八八一頁）

〔一〕意爲在所彈的琴曲中表達愛慕之情來挑逗她。

琴曆

河間新歌二十一章，此其四曲也〔一〕。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雙燕離（八四二頁）

〔一〕承前輯琴集文，指獨處吟、流澌咽、雙燕離、處女吟四曲。

琴曲有蔡氏五弄。

卷五十九琴曲歌辭三蔡氏五弄（八五五頁）

琴譜

琴曲有四大曲，別鶴操其一也。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二別鶴操（八四四頁）

琴說（唐李勉撰）

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

卷四十一相和歌辭十六梁甫吟（六〇五頁）

烏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繫獄，有二烏止於舍上。女曰：「烏有喜聲，父必免。」遂撰此操。

卷六十琴曲歌辭四烏夜啼引（八七二頁）

琴書

邕〔一〕性沈厚，雅好琴道。嘉平初〔二〕，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岩，猨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水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卷五十九琴曲歌辭三蔡氏五弄（八五五、八五六頁）

〔一〕蔡邕。

〔二〕「嘉平」，是魏齊王曹芳的一個年號，元年爲公元二五〇年。但蔡邕被殺於東漢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以後不久（據後漢書的蔡邕傳、董卓傳），這時早已不在世，當是「熹平」之誤。熹平是漢靈帝的一個年號，元年爲公元一六八年。

琴議

隋煬帝以嵇氏四弄、蔡氏五弄通謂之九弄。

卷五十九琴曲歌辭三蔡氏五弄（八五六頁）

樂苑（外二種）

【説明】樂府詩集解題中所引樂苑，見於宋崇文總目著録，五卷，不著撰人。梁元帝纂要和唐餘録，則不見於史志的著録。從内容看，樂苑所記已及中唐以後的人和事，當屬晚唐著作。唐餘録所記更是五代事跡，成書當更晚。但這些書也都早已失傳，則三書遺説，亦自有可觀者存焉。因一併抄輯，以備研究者參考。

樂苑

五更轉，商調曲。

卷三十三相和歌辭八從軍五更轉（四九一頁）

嘉興人養鴨兒，鴨兒既死，因有此歌[一]。

卷四十五清商曲辭二阿子歌（六五八頁）

〔一〕意思是，吴語讀「鴨」、「阿」同音，取其諧音，説阿子歌即「鴨子歌」。

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同上，碧玉歌（六六三頁）

攀楊枝，梁時作。

卷四十九清商曲辭六攀楊枝（七一七頁）

霓裳羽衣曲〔一〕，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鄭愚曰：「玄宗至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會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曲，而名霓裳羽衣也。」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其曲十二遍，起於開元，盛於天寶。凡曲將終，聲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長引一聲。」故其歌云：「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終長引聲」是也。按王建辭云：「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然則非月中所聞矣。

卷五十六舞曲歌辭五霓裳辭（八一六頁）

〔一〕霓裳辭解題首句說「一曰霓裳羽衣曲」。

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

同上，柘枝詞（八一八頁）

舞媚娘、大舞媚娘，並羽調曲也。唐書曰：「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幾，立武氏爲皇后。」按陳後主已有此歌，則永徽所歌，蓋舊曲云。

卷七十三雜曲歌辭十三舞媚娘（一〇四一頁）

飲酒樂，商調曲也。

卷七十四雜曲歌辭十四飲酒樂（一〇四九頁）

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

卷七十九近代曲辭一昔昔鹽（一一〇九頁）

十索，羽調曲也。

同上，十索（一一一四頁）

水調，商調曲也。

同上，水調（同上）

堂堂，角調曲。唐高宗朝曲也。

同上，堂堂（一一一六頁）

涼州，宮調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

同上，涼州（一一一七頁）

大和，羽調曲也。　同上，大和（一一一九頁）

伊州，商調曲。西京節度蓋嘉運所進也。　同上，伊州（同上）

石州，商調曲也。又有舞石州。　同上，石州（一一二二頁）

思歸樂，商調曲也。後一曲犯〔一〕角。　卷八十近代曲辭二思歸樂（一一二五頁）

〔一〕「犯」，犯調。商調犯角，意爲商調轉入角調，包括調性轉換在內。

胡渭州，商調曲也。　同上，胡渭洲（一一二六頁）

採桑，羽調曲。又有楊下採桑。　同上，採桑（同上）

商調曲也。　同上，破陣樂（一一二七頁）

嘆疆場，宮調曲也。

婆羅門，商調曲。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

回紇，商調曲也。

長命西河女，羽調曲也。

甘州，羽調曲也。

濮陽女，羽調曲也。

想夫憐，羽調曲也。

樂世，羽調曲。又有急樂〔一〕也。

同上，嘆疆場（一一二八頁）

同上，婆羅門（同上）

同上，回紇（一一二九頁）

同上，長命女（同上）

同上，甘州（一一三〇頁）

同上，濮陽女（同上）

同上，相府蓮（同上）

同上，樂世（一一三二頁）

〔一〕當是「急樂世」的簡稱，或「樂」下脫「世」字。

聖明樂，開元中太常樂工馬順兒造。又有大聖明樂。並商調曲也。

同上，聖明樂（一一三四頁）

大酺樂，商調曲。唐張文收造。

同上，大酺樂（一一三五頁）

火鳳，羽調曲也。又有真火鳳。

同上，火鳳辭（一一三六頁）

大春鶯囀，唐虞世南及蔡亮作。又有小春鶯囀。並商調曲也。

同上，春鶯囀（一一三七頁）

泛蘭叢〔二〕，羽調曲。又有急泛蘭叢。

同上，達磨支（同上）

〔二〕達磨支解題首引唐會要曰：「天寶十三載，改達摩支爲泛蘭叢。」

如意娘，商調曲。唐則天皇后所作也。

同上，如意娘（一一三八頁）

太平樂，商調曲也。

卷八十二近代曲辭四太平樂（一一五二頁）

調笑，商調曲也。戴叔倫謂之轉應詞。

同上，宮中調笑（一一五五頁）

五弦未詳所起，形如琵琶，五弦四隔，孤柱一，合散聲五，隔聲二十，柱聲一，總二十六聲，隨調應律。

卷九十六新樂府辭七五弦彈（一三五〇頁）

纂要（南朝梁元帝撰）

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鹿」、「循況」、「濫脅」、「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緑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皇」，趙飛燕琴也〔一〕。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一（八二一、八二二頁）

〔一〕以上琴名，多屬傳說，但亦有早見於漢劉安等所撰淮南鴻烈者。

齊歌曰謳。

卷六十四雜曲歌辭四齊謳行（九三三頁）

齊歌曰謳，吴歌曰歈，楚歌曰艶，浮歌曰哇〔一〕，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雪、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淥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又有長歌、短歌、雅歌、緩歌、浩歌、放歌、怨歌、勞歌等行。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謡。而吴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無弦節〔二〕，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已後不復傳，遂絶〔三〕。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一也。歷世以來，歌謳雜出。今并採録，且以謡讖繫其末云。

卷八十三雜歌謡辭一（一一六五頁）

〔一〕「哇」意即所謂淫哇。由此可知「浮歌」即輕浮的歌。

〔二〕「無弦節」，即無器樂伴奏。

〔三〕「漢世有相和歌」至此，亦見於宋書樂志，但文字不盡相同。

唐餘錄

梁宗廟樂：迎神奏開平舞，次皇帝行，次帝盥，次登歌。獻肅祖奏大合之舞，恭祖奏象功之舞，憲祖奏來儀之舞，烈祖奏昭德之舞，次飲福，次撤豆，次送神。

卷十二郊廟歌辭十二梁太廟樂舞辭（一七三頁）

後唐並用唐樂，無所變更。唯別造六室舞辭：懿祖室〔一〕奏昭德之舞，獻祖室奏文明之舞，太祖室奏應天之舞，昭宗室奏永平之舞，莊宗室奏武成之舞，明宗室奏雍熙之舞。

卷十二郊廟歌辭後唐宗廟樂舞辭（一七五頁）

〔一〕「室」，宗廟中的享堂。一室供奉一個祖宗。

高祖追尊四祖廟，且遠引漢之二祖爲六室。張昭因傅會其禮，乃曰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室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再造丕基，室奏大武之舞；自如其舊。而大武卽用東平王蒼辭云。

同上，漢宗廟樂舞辭（一七六頁）

周宗廟樂：降神奏肅順；皇帝行奏治順；獻信祖〔一〕室奏肅雍之舞，僖祖室奏章德之舞，義祖室奏善慶之舞，慶祖室奏觀成之舞，太祖室奏明德之舞，世宗室奏定功之舞；酌獻登歌

奏感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福順；送文舞、迎武舞奏忠順；武舞奏善勝；撤俎奏禮順；送神奏肅順。

同上，周宗廟樂舞辭（一七七頁）

〔一〕五代的後周，在太祖郭威時才登基稱帝，這裡的「信祖」到下文的「慶祖」，都是郭威即位後對他上四代祖宗的追封。

天福五年十一月冬至，朝羣臣，舉觴奏玄同，三爵登歌奏文同，四爵登歌作，羣臣飲，宮懸樂作，又奏龜茲及霓裳法曲，以須食畢。於時衆聞龜茲、法曲，雅鄭雜糅，固已非之。明年正旦，上壽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虞殯、薤露之音，觀者以爲不祥。

卷十五燕射歌辭三晉朝饗樂章（二一九頁）

周元正冬至朝饗樂：公卿入奏忠順，皇帝坐奏治順，羣臣上壽奏福順，皇帝舉壽酒登歌、奏康順，羣臣降階、公卿出並奏忠順。

同上，周朝饗樂章（二二〇頁）

晉天福五年〔一〕，詔有司復修正至朝會二舞之制〔二〕，以文舞爲昭德之舞，武舞爲成功之舞。十一月冬至，遂奏之〔三〕。於時二舞久廢，衆喜於復興，而樂工舞員，雜取教坊以滿之。聲節靡曼，綴兆合節，而無遠促遲速之累〔四〕。及明年正旦再奏，而蹈厲進退無列〔五〕，

卷五十二舞曲歌辭一晉昭德成功舞歌（七六四頁）

議者非之。

〔一〕後晉天福五年爲公元九四〇年。

〔二〕「正至朝會」，卽正旦（見下文）朝會，是在元旦舉行的盛大朝會。「二舞」卽下文「文舞」「武舞」。

〔三〕意爲預先演習。下「於時」，意爲這時。

〔四〕全句意爲音樂好聽，舞蹈合拍，没有遠近不調、快慢不均的弊病。

〔五〕意爲雜亂無章。